

铭恩说师尊

海上六大家印象

韩天衡

本文所说的海上六大家是来楚生、陆俨少、谢稚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六位先生。

这六大家都是本人亲炙过的师辈，此次我们美术馆推出“海上六大家”展事，既是开馆五周年最佳的庆典选项，也是对六大家其人其艺的推介和弘扬。六大家宛如六本大书，此文只是借此机会掠影式地谈点印象，聊窥一斑。

来楚生先生沉静、朴实且有些许狷介，书画印三艺皆擅。记得一九七三年趋其府上，先生审视了我的印稿，讲了两句鞭策的话，即说：“你的印跟我是两路的。”随后他话题一转：“唉，写字、画画、刻印，刻印最难。有些人刻了一辈子的印，都不知道刻印为何物！”曾经沧海难为水，对先生的宏论，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了更真切的体悟和认同。

负翁的画实在有独造的意念。他不可以画显，而每令画人折服。善做减法、妙做除法，一画既成，笔触大多历历可数，去皮剔骨，削繁为简，洗尽铅华，洗练隽永，直可与八大山人比肩。诚然，他的画都施以色彩，有洒着阳光般的温暖，而无孤寂寂冷之弊。

陆俨少先生，大半生命运坎坷，自责为“不谙世事”。虽在七十岁前历经灾难，蒙受冤屈，被扣了“右派”等四项“帽子”，却说“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对党和新社会有着深挚的痴爱和苦恋。他是敬畏优秀传统而不泥古的高人，平生无一藏画，自嘲“喜欢的买得起，买得起的不喜欢”。他学习借鉴古贤名迹，有一套自创的独门功夫——“心临”。年轻时，面对展卷名迹，他可以在一张画前打桩似的驻足几个小时，忘情地默临，由一丘一壑到一草一木、从运笔用墨到格调、意趣，无遗漏地以心“扫描”，精微地探寻、感悟其内核。“文革”中我曾陪他去部队首长家观赏唐寅的小卷山水《放鹤图》。一尺多的画面，他注目达半小时之久。“心临”一过，私下语我：“这张画，唯有船上桅杆的那一笔，我还‘搭勿够’（水准达不到）。”时时与古人较量，处处找自身不足，乃至到一点一画里的得失高下。有人尝称：“笔墨等于零。”而在陆先生的心目中笔墨可是百分之百的紧要、必要，尤其丰赡的书写感。宛翁尚卧笔中锋，那浑脱自在、意韵悠扬的线条，半为天授半自造，足以令识者在梦牵魂绕中咀嚼其玄奥的至味。

恩师谢稚柳是大学家，又是大学画家、鉴赏家。早先，画由老莲而上溯宋人，出古入新，别饶高韵。师与大干先生皆推崇宋人，然迹近而旨远。我以为大干先生的画是入世的，一如靓丽舞台

上激情四射的歌者；而稚柳师则是出世的，犹如宁静书斋里沉吟的诗人。张公类杨玉环，而稚师则俨然李清照，有别于爱美的炫技邀宠，而表现为清远婉约，细亦阔，精亦深，自有诗心文胆作雄厚的“内存”。

谢公本色是学人，识见高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画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甜蜜期”。他却毅然搁下画笔，担任国务院古书画鉴定组长之职，前后八年，不辞辛劳，无一报酬地辗转东西南北，甄别公家书画藏品何止数百万件。嗣后，精印出版的二十四大册皇皇巨著《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即是他和同仁们的传世伟绩。吾师胸中有大乾坤，为画艺坛立了大功德，做了大贡献。

唐云先生也是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大家。较之同侪，他的一生算得上顺风顺水。可在那多难多厄的岁月里，不乏落水遭殃的画人，不乏穷极潦倒的友朋。虽不富足，但唐云先生襟怀宽博，慈悲为怀，无力在政治上救人于既倒，可总是在经济上助人于水火。不畏种种压力，雪中送炭，频出援手，故而有着高大的形象和极佳的口碑。药翁者，侠义豪爽，是厄者之良药，为弱者之义侠。

人格即画格，药翁画如其人，所作明丽、坦荡、大气，一派堂皇气象。晚年，画风不变，辛辣而沉雄，豪气溢于画外，益显金石意韵，别开生面。

程十发先生为人谨慎、幽默，为艺则新奇、陆离。谨慎，使他历经劫难，终能安全着陆。幽默，使他每能在绝境中消解苦恼，逢凶化吉。新奇，令其治艺无禁地，无疆界，无程式，善于变通，敢于独造，有着取之不尽、出人意思想象力和幻化力。所以，他的笔墨、造型、色彩、构图，乃至理念、风貌“集古今中外法”，而法外生法，别出心裁，一帜独标。

发老家族往昔少长寿人。他曾多次私下对我吐诉：“阿拉屋里的种气如此。”二〇〇四年新春，赴三釜屋拜年，发老八十五岁初度，鹤发童颜的他，对我说：“我是阿拉屋里最长寿的人！”那份得意和愉悦都写在了脸上。其实，“种气”之说并不成立，太平盛世必多长寿人。

陈佩秋先生是六大家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今年九十有六。我与佩秋先生相识近一个花甲，作为小辈的我心里总有一个“谜”：她在上海滩熏陶了大半个世纪，却依旧保持着原先的本真——光明、率真、刚正。她那“弄堂里扛木头——直来直去”的性格，无碍于艺坛对她人格及画艺的推崇和敬佩。这可是海上画坛罕有的风景。这谜底，我私付当是缘于沉甸甸

的两字——实力。

勤勉是天才之母，佩秋先生是极好的例证。鬻年习画，数十年不辍地临摹名迹，有着他人不及十一的刻苦。她所到之处，纸笔不去身，艺旨不去怀，心无旁骛，观察生活必至精微，记录物象必抵善处，融会于手，贯通于胸。她之成功，在于浸淫经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熔冶于一。故能工写俱佳，笔墨醇郁，新意迭现，妙入毫巅。

谚曰：“巾幗不让须眉。”然而，也得看用在哪种场合。其实画坛不是战场，大可不必以性别说事。诚然，身为女性的画苑巨擘，她付出的艰辛当数倍于男性，这也是无须讳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公与佩秋先生乃是伉俪。史上历来艳称赵（孟頫）管（仲姬）夫妇的丹青风流。千载下，谢陈是公认的翹楚，诚属“百世无双，千年一对”的画坛佳话。这是海上艺林之幸，也是时代之幸。

画艺有大成，书艺得锤炼。国画的大家，无不书法拔萃。若来负翁，以书滋画，由明人而法乳两汉，行草、散隶，朴茂沉雄，赫然大家。陆宛翁亦然，出入杨凝式、柯九思、杨维桢，吐舌吮肉，舍形取神，自成古拙倔犟风貌。稚柳师书风由陈洪绶而参张旭狂草，用笔逆入逆出，狂其态、清其

二〇一八年国庆日于豆庐



下图：唐云《竹雀》，右图：陈佩秋《蕉叶禽憩》，均选自韩天衡美术馆“海上六大家书画展”（10月24日开幕）。上“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可见更多六大家作品



白云深处

潘 敦

样的田园里，难怪了！

上个月完成了《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的书稿，白先生说明年就能出版。这个月又整理完自己与旅美收藏家翁万戈先生二十三年间往来的十五封信函，为翁先生的百岁生日写了一万多字的贺文，一周前“澎湃”艺术评论刊出，海内媒体纷纷转载，那是老派收藏家和老派学者之间的老派故事，鸿雁往来里看到的是分寸，是规矩，也是风范。这批信函白先生全数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也是，曾经最爱写信的民族已经不写信了，这样的故事合该收藏了。去年底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庐感旧集》里白先生也写到翁先生，说自己为了参加纪念傅青主诞辰四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而错过了翁先生九十岁的寿辰，翁先生不以为忤，反说九十岁不能和四百岁相提并论，言毕大笑，翁先生豁

达，难怪一百岁了还那么清健。那本书里白先生提到的先贤长辈大都飘零，去年九月章汝爽先生走了，三年前张充和先生仙逝，王方字先生去得更早，只剩下翁先生了。莱溪居里翁家五代人收藏的那些古画名帖白先生自己看过，更带学生去看过，看过也是传承。中国人的艺术最讲传承，我那件将宝龄“湖庄读易图”落款写得有趣，“道光己亥七月下澣背临石谷仿赵大年本”，赵大年是将氏诗中提到的“令穰”，北宋画家，王石谷看过赵大年，将宝龄看过王石谷，照本绘图，艺术史就在模仿和临写中留下了记录。

白先生说他研究艺术史是工作，写字倒是消遣，废旧的稿纸家里存了许多，统统用来练字，那是老辈人的节俭。在美国这两个月白先生偶尔传给我他练字的照片，写的多是楷书，

年年立秋，山里人早要“小秋收”的。这时，高高云彩眼里，混浊的暑气裹挟着连绵浓云略微才有点松动，散而未浮，秋高气爽尚谈不上，早晚的阳光却已变色开始呈嫩金色。这一刻草木灵动——兴奋的草木，夜间暗暗接了氤氲变化中人眼看不到的地气和秋气息，带了浓重的露水使劲疯长。黄河边的农村，有人开始晒新棉花，爬高上低摘葫芦、丝瓜、冬瓜和老南瓜，摘红辣椒制酱，剥先熟的植玉米晒新玉米穗；南太行山里人家，纷纷预热三秋大忙，彼此摘花椒、打核桃、采药草……因早晚温度骤然拉大，顿时秋染南太行。

立秋前后，8月上旬我重去南太行打来回——先从郑州过黄河，经古怀川地界走焦晋高速上南太行，在美称为“太行云顶”的晋东南陵川县一个叫东掌的地方小住，然后，再由陵川薄壁公路下南太行。后边这一段风土不俗——此地乃太行八陉之“白陉古道”所在，高处是山西界内的黄围山景区，出山乃河南地界的宝泉水库。一路途经陵川所辖的马圪当乡，山谷里挂牌保护的古村落星罗棋布，层层梯田伴着流水层次分明，遇见了满眼好庄稼。这不是普通的秋庄稼，数十公里的山中道路移步换形，仿佛行走在天然又古老的北方秋粮的博物苑里。

打头炮而最亲切的是谷子。遇见长在地里的谷子，青苍苍的沉甸甸的活泼的谷子，对我而言就好比找到了久久分别的亲人和老朋友。平地和平原，夏秋的青纱帐几乎清一色是玉米组成的。为了高产和追求高产，平地人舍不得用肥沃的土地类似于谷子的低产作物，古老的谷子，一如古老的农具，快被人遗忘了。谷子的品种，老家《北洼村志》里有具体的记载，但远没有《陵川县志》记载的丰富。陵川人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本地谷子品种，是马拖江、六十糙谷、灰瓦白、白流沙、杏也谷、圪毛黄、红艮谷、红糙谷、齐头黄、秃白谷、低白谷、香色谷、黑谷青、黄艮谷、黄谷、笨白谷、麻黄谷、紫杆黄等等。后来陆续引进的良种，有长农10号、长农18号、晋谷21号、晋谷27号、沁96035等等。看看，作为传统农作物里起家的龙头老大，黄河流域世世代代养育百姓和官员的主粮，谷子曾经是粮食的符号，它的名字，从形象化五光十色和诗意十足的名称，日失失色单调而数字化了。

谷子早出尽了风头，无比精彩而有些夸张。《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谷，稷也，名粟。”谷子似人，有大名与小名。百姓曰粟，官称为稷。社稷江山，由此而来。中国当初遍地是谷子，贾思勰前后叙述谷子名字，举例如雪白粟、张公斑、卢狗蹄，和高居黄、刘猪獾、辱稻粱等等上百种，逐一列举出名字，的确凿无误达86种。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小米滋养了太行山上抗击日寇的八路军；1949年前后，新中国公职人员的薪俸是以小米数量计算的。中原地界的北方人，给远方的亲人和至尊者送礼，特地要送谷子脱壳后的小米，送百里挑一的好小米，金灿灿的当年出产的新小米——当年的曹清华，给鲁迅先生寄小米、大枣和猴头菇。后来崔耕先生，给沪上施蛰存北山老人寄小米、红枣和小磨香油。图腾般的谷子和谷穗，百分之百是粮食中的经典和元典。

谷子还分糙谷与晚谷，品种不同，收获期也不同。山里人至今还深情地种谷，狼尾巴似的毛茸茸的谷子穗，有的甚至大半尺长。此刻我站在平展展的谷子地里留影，谷子茁壮齐腰深不止，谷穗摆动，在我周围发出窸窣窣窣仿佛是衣帛与粗布的声音，使我激动万分。晋东南地区的“沁州黄小米”，刻下已经是响当当的粮食品牌了，它的价格，比好大米还贵。谷子小米，寄托着岁月沧桑和乡愁，农业农村的供给侧改革，逐步使不可一世的玉米减少，让步给以谷子小米为代表的传统的五谷杂粮。

黍米，糜子。有曰千谷百糜，足以形容北方杂粮丰富。太行山是游牧和农耕的过渡，中原和三峡地区的过渡，三晋大地，至今还有稀罕的黍米种植。《齐民要术·黍稷第四》，说黍分五色，有鸳鸯黍、白蚕黍、半夏黍和驴皮黍等等。《陵川县志》说黍叫糜黍，有黄

那是他最得意的书体，这些年他应命替人题签也多用此体。看白先生的字看了两年多，我却一直偏爱他的隶书，端良方正，谦和的外表下一身读书人的傲骨，恰如其分，白先生却总推辞说他的隶书不好，要藏拙，不肯示人。平日里请他写字选什么书体我都随他，这次请他为自己的墨集题端，他没拗过我，“白云深处”那几个字犹豫中有些期待，真是人见人爱！

墨集的名字去年我就想过几个，和白先生商量，白先生都说再想想，今年年初我灵光一闪，取了白先生的“白”字，和云庐的“云”字放在一起，有了“白云”自然想到“深处”，白先生听了竟很满意，还说他有一方闲章，刻的正巧是“岭上白云”。古人诗词里的“白云”真多，我请北京的冯松林的“白云”纹彩笺，又替白先生选了十篇内有“白云”的诗词韵文，请他用小楷抄录在笺上。我最喜欢的那枚录了一阙苏东坡的《浣溪沙》：“画桥横江喜再游，老鱼跳镜识清秋。流年未肯付东流。黄菊篱边无指望，白云乡里有温柔。挽回霜鬓莫教休。”白先生住在湖北的云庐是前世修来的清福，流年霜鬓，岂肯虚度？

戊戌处暑白露之间

清秋见，糜谷麻子满太行

何频

黍、粘黍、黑黍与小黎黍四种。南太行地形，有坡有岭，有峪有掌。峪为山口，掌乃山坳。当阳峪、葫芦峪与峪河，在前山河南地界；前掌、后掌和东掌，在山上陵川地界。白云生处有庄稼，在高山之巅的东掌和马圪当，我有幸看见了成片的糜黍地——黍米和谷子高低差不多，比稻谷略高一点，叶子比稻谷叶片宽许多，垂下来的黍米穗子如披瓔珞，圆溜溜的仿佛是稻谷之穗。大籽黍米作黄米稠饭、红枣软饭，可以酿酒，成语中的一枕黄粱和黄粱美梦即是，外行人把黍米和小米混为一谈是隔靴搔痒。陵川1959年的糜黍产量，全县将近百万斤——九十万四千零四十五斤。但半个多世纪过去，黍米如今已寥若晨星。

路边有农家主妇摘豆角，剥大红豆在筐箩里晒豆。此豆好颜色，堪与南国相思豆媲美。它和大豆绿豆黑豆小豆一样，单株生长不用攀附，与缠绕在玉米植株上的架豆或篱豆不同。豆乃菽也！南太行杂豆最多最丰富。《礼记》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菽水承欢，象征着平民日常生活的平实和知足。

玉米地边，且植麻子为篱。《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凡五谷地畔近道者，多为六畜所犯，宜种胡麻、麻子以遮之。”南太行人家至今还是。山家油料作物，一直沿用麻子、芝麻和荏子。麻子油现在20多元一斤，比芝麻油小磨香油还贵。而荏子即白苏，开花结实最迟，立秋前后，还有人趁着下大雨的时候，将小片地里或道路两边的荏子苗，分开移栽，用以疏密剂。南太行此季雨水最丰沛，头上只要飘来一片云，雨说下就下，有时电闪雷鸣，更多的是起势迅猛的噼巴雨，白茫茫大雨叫白撞子雨的，高屋建瓴，汇流成河，北召河、武家湾河和香磨河，长年流水不断，源源流入了“太行秘境”之宝泉水库里。城市人远道进山避暑戏水，马圪当、武家湾，潭头村和峪河镇，豫晋两省交界，南太行壁立千尺，重峦叠嶂，雨后云雾缭绕，一点不输于江南山区的烟霞明灭。此地面对巍巍高山，左手关山，右手云台山，南太行最美的地方集中在此，这里也是周王《救荒本草》的采集地之一。

2018年8月21日，戊戌处暑前于甘草居

笔会

谈艺录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